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长信宫词

侯虹斌◎著

大汉王朝的桃花劫：一女倾城，二女倾国

中国败家皇帝排行榜中，荒淫指数和昏庸指数均名列前茅的汉成帝刘骘，后宫却云集天下极品女人：文学家班婕妤、舞蹈家和古琴演奏家赵飞燕、性学家赵合德……

麦家（茅盾文学奖得主）赫连勃勃大王（著名历史写作狂人）

史杰鹏（著名汉史专家）谢有顺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联袂推荐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目 录

楔子	1
第一部 许后	4
第二部 五侯	42
第三部 张放	81
第四部 飞燕	111
第五部 班婕	161
第六部 皇子	194
第七部 情人	236
第八部 山崩	266
寻找人性中的靡菲斯特（跋）	317
后记	320

楔子

那一年似乎比往年都要热，刚好被班婕妤赶上了。往常，陇东的夏天总是干燥的，扣在人身上，也就是薄丝丝的一层汗渍儿，留有余地，很少像现在那么闷热难耐。或许是因为人在路上，对天气就没有什么忍耐力了；何况，班婕妤从出门到现在，已经整整走了半个月，还没有看到长安的影子。

班婕妤现在正坐在宫车上，从陇东的北地郡上河出发，要去长安。车板很厚，可一点也不牢靠，随着轱辘一抽一抽地抖。前面那道布幔也很厚，只是粗糙地绣了几朵云，隔开了外面的整个天。她心里明白，这种所谓的宫车，其实也就是宫女们坐的车，只是为了挡风沙，换了一层厚幔作帘，但热气仍蜇得她不想睁开眼。

可是班婕妤又不敢抱怨。这么一溜儿迤迤西去的宫车队列很长，别的少女都是三四个人一辆车，只有她受到优待，独自一人乘坐，随车的小卒也对她特别客气，她理当是个有眼色的人，不能不识好歹。

班婕妤漫无目的地盯着帘子外面，近处，远处，茫茫一片，绵延不断的小山包，一簇一簇小土坡，周而复始地出现，又消失。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白，天空晴朗得刺刺作响，似乎这天底下能蒸发的东西都早已消失了，四顾茫然。最后，她的眼光停留在轮毂上黏着的几根草梗上，看着它们一圈一圈地转动，看着看着，便有点昏昏欲睡了。

唯有这一道蜿蜒的宫车队里还有些许生气。许多年轻姑娘都撩起帘子往外看着。班婕妤微微地眯着眼，零碎地听着那些小姑娘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笑，心里轻笑了一声。班婕妤觉得自己比她们都成熟些，虽然她自己也不过是刚满十七岁。

吱吱呀呀的轱辘滚在青石板上，咔嗒、咔嗒、咔嗒，一声一声地从她的心上碾过去。就是这种陌生的声音，提醒班婕妤，她是去京城，是被采选去皇宫，再也不是在上河了。一切都将重新开始。班婕妤每每想到这里，都觉得难以承受。竟然就这样离开了家，就这样永别了。她想念母亲，想念父亲，也想念哥哥们，还有服侍她的春娘，家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想。可是，她的父亲，她的哥哥们，怎么就不要她了呢？

那时，正是西汉竟宁元年的农历八月，大汉帝国的新皇帝登基没多久，朝廷的采选又开始了。中大夫、掖廷丞偕同精通相术者，到长安以及各属地城邑，专门去阅视良家童女。远在陇东的上河大族班况唯一的女儿班婕妤，也在征召之列。

说起来，班家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豪门大族。班家历代都担任朝廷官员，到了班况这一辈，也颇受重用。班况是左曹越骑校尉，曾担任上河农都尉，一家人也因此从老家楼烦迁至上河。他的大儿子班伯曾师从太子太傅师丹，与新立天子有同学之谊，已拜为中常侍。

其实，这一次征召选秀女，班婕妤虽被征召，未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当掖廷丞来到班家颁诏，要求班家这位十七岁的女孩入宫的时候，世家出身的班况作为一名官员，一听语气，就知道这个诏令的口气比较软，他如果打点一下，未必不能找到理由婉拒。他知道很多旨意都是有空隙的，他可以撬开这种松动，而完全不必担上抗旨的恶名。

班况悄悄地向女儿班婕妤征求了一下意见。班婕妤怔了一下，这太意外了。她不想去，一点也不想去。可是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是盯着地面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班况犹豫了一下。恰好，班婕妤看到了父亲迟疑犹豫的一刹那。她猜想，父亲在权衡得失。她的心就慢慢地凉下来了。

班况回到正堂，郑重地回禀掖廷丞，班家愿意把小女班婕妤送进宫。接着，一家就开始替女儿张罗和准备行程了。班家的身份能让班婕妤获得优待，单独坐一辆车，路上还可以得到照顾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母亲泪水涟涟，班婕妤也哭红了眼，可余光还是瞥到了一旁的父亲。他也满眼噙着泪。班婕妤一看，鼻子又酸了。

上了车，班婕妤的眼泪终于止住了。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她还仔细用粉遮掩着红肿的双眼，又耐心地整理好妆容，在车子有节奏地响动和颠簸中，她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又醒了过来。她的内心并不是没有怨言的。父亲和哥哥都是朝廷官员，如果动用一点办法，或许就能把我留下吧？是你们把我放弃了，让我自生自灭去。

一时间，班婕妤思绪纷纷，内心隐约出现了巨大的空洞，成千上万种情绪就在她胸中狼奔豕突，她的一颗心被炙烧着，然而又无从扑灭。她是亢奋而疲惫的，一边忙着向往事告别，一边忙着对未知期待，一切都是迷糊的，虚空的，亮堂堂的，在眼前烧成一片。

白天，黑夜，又白天，又黑夜……终于，半个多月后，这一行宫车缓缓地迈进了长安城。班婕妤撩起车幔，看到高大巍峨的城墙，有点新奇。上河与京都还是没法相比啊。可她一想要去的地方是宫廷——那个在她想象中黑得漫无边际，遮得密密实实的地方，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。那些悠远绵长的孤独和悲伤，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蔓延过来，仿佛水一样漫过她的脚背，一层一层地往上涌着，一直漫上去，在她的鼻翼间荡漾。

那时候的班婕妤，因为年轻，忧伤和苦恼都有点像赌气，有一种天真和优美的形状。这种形状很可贵，因为它破碎得太快。

真的，班婕妤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遭遇到那种炎热了。

第一部 许后

01

竟宁元年五月，刘奭驾崩，谥庙号为孝元皇帝。六月己未，太子刘骥即皇帝位。

转眼到了七月，忽然变天了。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迟，长安城刚刚燥热了没几天，不料城内外忽然黄雾弥漫，遮天蔽日。粉尘悬浮在这个帝都的每一个角落，十步以外，男女莫辨。城里的老百姓已顾不上热了，脸上都蒙着布，有的甚至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畏葸地露出一双眼。就算在皇宫里也好不了多少，尘雾照样在每个人的鼻翼和唇齿间钻进钻出，一不留神牙缝里就进了沙土。那些沙尘交织在热气里，让人昏头耷脑，烦躁不安。

早朝结束后，天子刘骥没有回寝宫，而是直接起驾前往长信宫去拜见王太后，他的母亲王政君。刚才，京兆尹又来报称，这样的黄雾天气已经是第三天了，如果再持续下去，连臣民饮用的水都有困难，要求朝廷尽快拿出对策。更多的奏折陆陆续续地呈上来，有的说东街食肆歇业损失需要弥补，有的谈今年天气屡现异常菜农遭受打击，还有的请求追查这种天象产生的原因，以给天下臣民一个说法。

刘骥刚刚满二十岁，即位不过一个月，他竭尽心力，才把父亲孝元皇帝的丧礼主持稳妥，不出岔子，又安顿了新老臣子，还未来得及制定什么施政措施，就面临着这一大堆的指责了。这里，就有好几份奏折认为这种黄雾是天象异兆，是上天的震怒，必是皇帝失德，要求皇帝反躬自问。

刘骥最怕的就是这个。百姓民生如何，都可以召集众议，找办法解决，该赈灾的赈灾，需救济的就救济；而大臣总要求他为天象承担责任，这才是他的烦恼。他能承担什么呢？他管得了天下，还管得了天上刮风下雨吗？这又不是他的错。这难道就是让他当皇帝的意义吗？刘骥有点愤愤然。

再说，大臣们对他有意见，认为他失德，是由于他过于重用王凤，只因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是他的舅舅。对此，刘骘无可奈何，只能去找他的母亲了。

这个时候，王太后正在寝宫里梳妆。她身边的宫女扶好菱镜，王太后照着镜子，紧紧地端详着自己。镜子中的那个女人，依然唇朱眉碧，丰润秀逸，她不禁有些得意。其实我也不过才四十岁。看着看着，王太后又发现，毕竟是老了，眼角眉梢间已渐渐生长出凌厉之气。她侧过脸去，用指肚轻轻地抚着眼角，眨着眼，试图看清那鱼尾纹。还好，并不明显。可她不知道，那种在生活中训练出来的戾气，比皱纹更能雕刻出一个人的衰老。水滴石穿，最后血液里都流着怨妇的毒素了，那张冷厉的脸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训练出来的。

王太后有点灰心，定了定神，往脸上补了点粉。刚好，在镜里远远就看到她的儿子过来了。

王太后先就笑了，说：“皇帝来得正好，我也正找你呢。”

王太后跟刘骘说的是劝他广纳妃嫔的打算。刘骘虽已纳妃，但还没有子嗣，二十岁，也不小了，她想趁着他刚刚登基，在民间采选良家女子，充实后宫。还告诉他，这也是王凤的意思。刘骘听到王凤也是这个态度，就笑笑说：“母后既与大将军意见一致，那又何必再问朕呢。现在还没有立皇后，后宫的事情，还是暂且由母后做主吧。”

“对了，”王太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“你还记得有一位名叫班伯的中常侍吧？听说他有一个妹妹，不仅饱读诗书，德行出众，而且容貌也十分俊秀。”

提到班伯，刘骘想起这个与自己一样大的青年，以前一起师从博士师丹学习《诗》，只不过这个人太沉默，刘骘与之并不投契。他答道：“是，朕不久前刚在宴昵殿上拜班伯为中常侍。王凤舅舅曾向朕推荐过他，群臣也都认为他是个人才。”

王太后点点头：“嗯，你舅舅是看重他。班伯的父亲班况也是左曹越骑都尉，班家算得上家学深厚，我觉得，你可以把他的妹妹征召入宫。”

刘骜心里冷哼一声。又是王凤，他连我娶后纳妃都惦记着呢，手都伸到后宫里头了。不过，刘骜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对王太后说：“母后既然亲自举荐，那当然是不错的。朕回头就交给掖廷丞去办吧。”

王太后回身叫侍女拿来盥洗用具，留下刘骜在长信宫用午膳。刘骜回过神来，侍女伺候着他洗了手，用热水敷了脸，又拿来铜镜。刘骜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。他一下子明白了，他与班伯，其实长得有几分相像。

从没有人敢说臣子与皇帝长得相似，他自然也未曾留意到，然而，他对班伯这个人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。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张相近的脸？

王太后也在看着他：“怎么，皇帝又有何事不顺心了？”

“母后怎么知道？”刘骜端坐起来。

“皇帝现在是比以前稳重多了。但你毕竟是我儿子，怎么能瞒过为娘呢？”

刘骜笑了：“母后，有一件事，朕委决不下，又怕你担心，特意先禀知。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到处都是黄雾，朝廷大臣纷纷上奏议，认为这是阴盛侵阳导致的，怀疑这昭示了外戚的势力太大。他们都说，是因为王凤舅舅太过专权，上天不满，才导致这样的异兆出现。”

说实话，刘骜内心对这些说法深以为然，他的舅舅们声势煊赫无比，连他也压不住。刘骜即位后，按惯例，马上封母亲为皇太后，她同父同母的亲哥哥阳平侯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并领尚书事；另一位哥哥王崇也封为安成侯，食扈万户；其他的兄弟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五人，则全都封为关内侯；而王凤总揽朝政。他虽然并不想他的舅舅们权势过重，可是也不敢拒绝母亲。

眼下，看着母亲的脸色渐渐阴下来了，刘骜又赶紧往下说：“母后不必担心，朕不会真的处分舅舅们。舅舅们是朝中重臣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怎么能降伏朝中那帮先帝留下的老臣子呢？禀知母后，就是不想让你听到非议而疑虑寒心……”

刘骢心里有点发慌。就在早朝的时候，刘骢刚刚驳回他的老师、光禄大夫张禹的请辞。他不让张禹辞职，要他继续担任尚书的职位，就是想牵制王凤，防止王凤的势力进一步扩大。要是母亲知道了自己用心这么深，她会怎么想？刘骢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：“朕先向母后坦白，是想让你放心，也是希望你能否提醒一下舅舅，别让朕太为难……”

王太后直视着他：“骢儿，这种话是谁说的？”

刘骢噤嘴不出声，过一会才说：“这就不必母后操心了。众人均在朝堂之上禀直而言，朝中大臣纷纷附应，舅舅当时亦在场。”

王太后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大概是在想措辞。停了一下，她说：“骢儿，你是不是也跟那些大臣一样，认为你的母亲与王氏一家眷恋权位？你错了，我不喜欢。我只想平静地过安生日子。可你要知道，如果朝中没有你的近亲，没有你自己的股肱大臣，你这么年轻，根基又这么浅，如何能够让天下信服！你不坐好这个位置，你以为会有安宁日子吗？这二十年来仰人鼻息的生活，你难道还不曾受够吗？”

刘骢只得挨着母亲，刚刚抬起头，想要劝说母亲，竟然看见她的脸庞上有两行泪水，滚滚地滑落下来。

他有点纳闷。这些年来，母亲谦恭少言，坚韧温驯，多大的委屈都吞得下去，多苦多凄惶的日子都能熬过来。现在就为了这么丁点事，当着儿子的面掉眼泪。看来，母亲要用眼泪证明她的强悍了。

刘骢一看到女人哭就心软，哪怕这个人是她的母亲。有人弹劾王凤，明明她内心只有三分的怨气，可不知为何，她却当做七分来发作，眼泪哗一下就漫了出来。她分明在蓄意失控。这么多年了，王太后不敢流露她的不快，不敢哭泣，时时刻刻担心背上“怨望”的恶名。太累了，等了这么多年了，她的眼泪才敢流出来。

刘骢只得伏地赔罪，久久不敢起身。他一再向母亲保证，一定会保住舅舅，而王太后只是不说话。刘骢又何尝好过。他来之前的勇气和决心，被母亲的几滴眼泪都冲洗得干干净净了。

结果，这一顿饭吃得心事重重。

即位方才一个多月，刘骃已经有点厌倦了。他的权力并不如想象中的大，而且，它需要通过一种精确的、对各种关系的权力制约才能获得。

还在三岁的时候，刘骃就被父亲孝元皇帝刘奭立为皇太子，母亲也被立为皇后。但这十七年的太子生涯，实在是太漫长了，也滋生了无数的危险。刘奭只偏爱傅昭仪，她的儿子定陶王又有才艺，刘奭便一直想废太子改立。王皇后失宠，太子刘骃受冷落，已是宫中和朝廷上公开的秘密了。谁又比谁傻多少呢，大家分明都猜测出来圣上心里的天平已经倾向定陶王了，不过时机未到，谁也不敢轻率地表态。越是在这种关头，群臣在太子及定陶王、中山王诸位王子中就越不敢下注。谁都不敢用力，包括傅昭仪和王皇后，结果，这种尴尬延续了多年。

元帝素来有仁厚的名声，可是这些年来，刘骃在父皇的威严之下战战兢兢，汗不敢出。

对能否继位，本来刘骃内心并不那么在乎，大不了回封国做个逍遥王子。但他知道，母亲王皇后非常在乎。王皇后虽位列中宫，然而自从封了皇后以来，便很少见得到皇帝了。皇帝对傅昭仪、冯昭仪的宠爱都远过于她。这么些年，王皇后隐忍不发，忍得牙龈发软，忍得笑脸都像浆洗过的皮革一样结实。为了母亲，刘骃必须成为天子，别无选择。在父皇去世当天，正式接过玺印那一刻，他还有点恍惚，甚至潜藏着一丝被强行按捺的欣喜。那时，刘骃还以为，当太子时的隐忍、压抑与卑微的日子，从此将彻底告别了，他将自由。

然而很快他就明白，他错了。

就在第二天早朝，谏大夫杨兴、博士驷胜再次上奏，声称太后诸位兄弟，通通都没有功劳而封侯，有违高祖非功臣不得封侯的约定，所以上天才显示异常，黄雾就是老天的警示。而王凤，这次居然不辩解，当众请辞，上书乞骸骨。

看他神情朗朗，哪里是告老还乡？刘骃心里很不痛快。王凤是有备而来的，他在威胁我。在朝中，舅舅公然辞职，我怎么敢不挽留？

不挽留岂不是要昭告天下我和太后的矛盾？刘骢不仅不准辞，还把所有的过错都一力扛在肩上，承认天象异常都是因为自己执政日浅，年幼无知所致，下令谁也不得请辞。

其实，阶下的大臣，全都嗅到刘骢话里负气的味道了。刘骢也知道这一点，可他是故意的。

黄雾还是绵延不绝，一切都是糊的、虚的，浮游在空中，在每一个角落。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。那些黄雾似乎把所有的声音都吸收了，整个未央宫，静得像一块铁。

02

不能说他当上皇帝的生活没有变化。包括在对待太子妃许 的方式上，刘骢也添了许多烦恼。刚刚登基，百事俱烦，哪里来得及封皇后，可是许 已经整天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了。

其实，他心目中的皇后人选，除了许姪不作他想。可是刘骢不能刚刚即位就马上册封皇后，那不合适。如果这么干，他甚至都能想象诸大臣的奏折上会怎么说：先帝山崩不过半年，即行封后大典，陛下有何仁孝可言？难道陛下的封后之事，比百姓的减免赋税还急切吗？朝中职责未明，陛下便擅行立后，岂非重女色而轻社稷？

奈何女人是不需要道理的。刘骢不由得叹气，怎么连许姪都这么难以理喻。她饱读诗书，熟知历史，先帝刘奭对这一点很满意，认为这样的女子能母仪天下。这几年来，刘骢也很迷恋她，不必念书的时候，日日在桂宫里与她厮磨。她那么轻，那么暖，抱着她的时候，刘骢不舍得动脑子，哪里都不想去。

可现在的许姪再也没有他当太子时的隐忍谦和了。许姪说：“陛下，我觉得你变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当了皇帝，你更不快乐了。看你老是皱眉，这样我会很心疼的。想替你分忧，又不知该为你做些什么。”

她的甜言蜜语就像一双细嫩的小手一样，轻柔地抚摸着刘骘的心，刘骘更抱紧了身边的这个女人。可许姪又接着说：“你最烦恼的还是王凤吧？”

刘骘看着怀里的许姪，不说话。许姪接着说：“臣妾真的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能及早封我为后？那样，你就可以封我的父亲了。比照前朝旧例，卫皇后之弟卫青将军，就比王太后的兄弟王信权势更高，皇后的父亲当然要比太后的兄弟地位尊贵。那样，就可以有人来牵制王凤了。”

叹了一口气，刘骘说道：“我会的。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刚刚登基就立后，会有人议论的。”

许姪不高兴了：“你是皇帝，怕什么议论？为什么一说到这，你总是推三阻四的？你心里已经不在乎我了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许姪的声音越发尖了：“算了，你明明已经不爱我了。自从三年前我们的孩子夭折后，你就不爱我了。你不听我的建议，不理睬我的劝告，只重视你们王家的亲戚。你还悄悄地宠幸王凤举荐的张美人，当我不知道吗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这上次你已经说过朕了，朕再也不去了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哼，那你借着醉又召了两个歌姬陪宿呢？还有姓王的宫女呢？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！”

刘骘看到许姪又歇斯底里了，只好百般抚慰。

他多爱许姪啊。当太子的这些年，刘骘只立了她一位太子妃，再无别的宠姬，连良娣都没有立。他的母亲对他专宠一个女人已经很不满了，但刘骘一心一意只想讨许姪欢心。可是许姪，老是在抠这些细节，她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呢？

许姪的眼泪也流下来了。她觉得自己的心胸简直像晴朗的夜空那么广袤和宽厚了，她已经足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忍不下去。刘骘陪她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女人越来越多，政事越来越忙，他的生活婀娜多姿，而她，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。现在，

刘骢自顾自地长大，成熟了，她却被排斥在这个过程之外。他的悲与苦，竟然与她没有什么关系。

——他是我生活的全部，而我，对他来说却微小如尘芥。每当许姪想到这一点，她就忌妒得发狂。她很想尽一切努力来吸引他的注意。如果她只能微不足道，那么，她也要做一枚针，让他有痛感。

许姪出生于一个外戚世家。元帝刘奭的母亲恭哀皇后也姓许，出身低微，被封为皇后没多久，就被霍光的妻子毒死了。刘奭因为悼念母后，特意选许后的侄孙女、平恩侯的三女儿许姪为儿媳。那时才十六岁吧，许姪第一眼看见刘骢，就看到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。她抓住了他眼神里的雀跃。她知道自己是美丽的，整个人都正在盛放，柔软得仿佛饱含着氤氲的水汽，她便越发咬着一股劲，把腰身挺得更傲慢，更矜持。在那个夜晚，许姪看着十七岁的刘骢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是一张虚弱而压抑的面容，这张脸上全都是伤痕。许姪独自一人看到了这一个刘骢，属于他自己的刘骢。她内心对这个少年充满了柔情蜜意。

就像每个浪漫的少女一样，许姪也会没来由地眷恋着恋人的忧郁。她们以为，这样的爱从此就有了拯救、纯洁、高尚的意味。

在登基之前的数年里，刘骢一直被大家视为酒色之徒。只有许姪相信他。她理解，在太子之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刘骢当然只能日日喝酒行乐了，半是借酒消愁，半是韬光养晦。不仅相信他，而且在刘骢犹如一头困兽的日子里，两人是相依为命的。这种亲密感，是其他只知争妍夺艳的美女们无法替代的。许姪满腔都是蓬勃的母爱，随时献给他。

不过，现在这些好像都不作数了。刘骢当上了皇帝，似乎有了更重要的东西，有了自己的主张，许姪把不住了。

03

未央宫的东边是明渠，明渠的西边密密地排布着一座座院落，集中住着后宫地位较低的嫔妃和宫女，班婕妤就住在这里的扶荔宫。扶荔宫不大，一间主殿一间主卧室，旁边两排小耳房。按品秩，她身边除

了粗使仆妇和丫鬟以外，只有两个贴身侍女：十六岁的李平与十四岁的郭宝儿。

班婕妤一进宫，就与数位良家子一起，被封为少使，接过了册书和绶仪。少使，只是整个汉朝妃嫔体系中爵位最低的一级；在后宫，除皇太后、太皇太后、皇后以外，妃嫔的地位完全是按照朝中官员的等级爵位来编排的。昭仪位视丞相，爵比诸侯王；婕妤视上卿，比列侯；而少使的俸禄只有四百石，比公乘。其余佾娥、俗华、美人、八子、充依、七子、良人、长使等人各有爵位，此外还有无爵位与无封号的各等妃嫔。在后宫，班婕妤也和大家一样，名字被隐去，被通称为班少使。

扶荔宫里太安静了。李平与班婕妤的性格都文静沉稳，话不多；幸好还有天性活泼的宝儿，没个消停，才给板滞的生活增加一点颜色。这里有个小院落，原本只栽了几丛竹子，班婕妤不愿意园子里太寡淡，让宝儿请尚方令买了一些花种和花籽，每天闲来无事，她便和宝儿一起，在小院子里松土莳草，修修剪剪。这多少能让她重温上河时的生活。班家的花园是远近闻名的奇异园，是班婕妤的母亲田氏遍集各式奇花异草整饬起来的。她对植物没有母亲的耐心和偏爱，不过在宫中乏味的生活里，闲花野草也可聊解寂寥。

班家是雁门楼烦的大族，祖上班壹是整个北方的一个传奇，班况的曾祖班孺、祖父班长、父亲班回，都才学及任侠著称，名重一时。班况也没有辜负这个传统，尚在年少时才华便传遍乡野，举孝廉为郎，二十几岁就担任上河农都尉，蒙元帝恩典，举家迁至北地郡上河。而当时田家，则是上河地区的富户，好几个县的缣丝全都由田家供给，田家小姐雩是有名的美人，经文书算，无不精通。一对璧人才貌相当，被视为上河最均衡美满的一段姻缘。

在这样的书香世家里，班婕妤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。然而也有缺憾。她的青春期似乎比别人要更漫长，因为班家迟迟都没有找到合心意的人家能把她许配出去。班婕妤还记得，在她四岁的时候，就要开始面对无休止的习字和没尽头的背诵了。班婕妤和哥哥班伯、班旂、弟弟

班稚一起读书，一起背书，一起挨板子，一起罚站，并没有因为她是女孩而有任何懈怠。她的手指头总是被母亲敲得肿痛的，她的眼里总是窝着汪汪的泪水，一边抽抽噎噎地哭着，一边咬着牙，继续写。当女伴都在扑蝶和赏花时，班媵在背书；当女伴都在绣花做针黹时，班媵还在背书。父亲很少有时间教她，还专门给她请过一位闺塾师，不过真正执教的却是母亲。母亲在她眼里才是强悍有力的。

她那时一直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那么严厉。平心而论，从小开始，班媵就喜欢认字，喜欢看书，喜欢读诗；她喜欢竹简青涩的气味，吱吱发酸的清香，还有糅合了墨迹的甜腥气。但她不愿意被母亲胁迫，越是母亲要求她去背的书、练的字，她却越是惫懒不肯。这样的执拗坚持了多年，终有一天，十二岁的班媵因为没有流利地背出《女师》，母亲叫侍婢用戒尺打了她二十下手掌心。那时她就没有哭，打死都不肯哭。可是，母亲后来搂着她，无声地摩挲着她的手，自己哭了。母亲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敲在班媵的手背上，呜咽着说：“我的媵儿，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，为什么这么固执？”

那次母亲说得很多很多。母亲严厉，是因为希望你能懂得，哥哥他们还能举孝廉，出任官职，而你，除了聪明睿智，别无他法。只有不断地读书，不断地学习，你才能够不被蒙蔽，不必盲从，你才能真正成为你自己。

母亲慢慢地说着，仿佛不是说给这个小女孩听，而是说给自己听。可这次，班媵听进去了。其实她并不懂得母亲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当她看到了母亲的泪水，她知道母亲是真正爱她的。班媵便放弃了那种幼稚的反抗，好好读书。很快，她惊人的观察力与理解力便凸现出来。十三岁以后的班媵，天资颖悟，显然超越了母亲。十五岁的时候，班媵凭着才识，在一方已经小有名气了。

可惜，女人有才能有什么用？班媵感觉到，在这个金童玉女童话中的母亲，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快乐。母亲的一辈子都在操劳着几十口人的饮食起居，在父亲辗转各地任职的过程中，独力抚养了四个孩子，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吟风弄月了。况且，她所说的才识并没有给她

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好处，反而让她更难以和现实融合，徒增怅然。母亲虽说是嫁给了父亲这样的好男人，可是却不见得舒心，总是在咬着一口气，不知道在跟什么较劲。班婕妤不理解为何母亲还那么一厢情愿地希望她好好读书。

如果不入宫，班婕妤的命运大概会跟母亲的一样吧；而且，那还是运气好的一种。那种生活，大概是天底下最常态的姻缘，平淡，不美满，充满细碎的小龃龉；然而，也说不上哪里不好。

现在的日子太闲了，班婕妤常去修理那个小花园，也常常会想到上河，想到母亲。与其说是回忆，还不如说是对她未曾经历的人生岔路的一种揣度。在深宫里，班婕妤觉得一眼就能看到自己三十年以后的样子。要说不幸，也不是。只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，终日无所事事，耗着，干等着。虽说每个人生都不免无聊和虚无，可是就这么长久地无聊下去，没有盼头，终究难过。

幸好还是偶有欣喜。这天下午，有黄门到扶荔宫送来王太后的手谕，手谕说，经王太后特别恩准，以后，班婕妤只要事先向中人通报一下，就可以前往石渠藏书阁看书了。

这是班婕妤半个月前提出的请求，终获应允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她的心情马上好了起来，立即重新梳妆准备出门。

第一次，当小黄门把班婕妤引到石渠阁那间最大的书房的时候，她的心跳像是停顿了一样。眼前这座就是她在幼年时已经向往和倾慕的帝国图书馆啊。下午的光线从窗棂中浸过来，漏在地面上，隔年的灰尘在光柱里雀跃，班婕妤看看这里，看看那里，难以掩饰她的激动。简册浩如烟海，班婕妤的手指轻轻地抚过那些陈旧的竹简。我的到来，吵醒了它们吗？

每隔一两天，班婕妤都会带着李平来到石渠藏书阁。每次她都坐在固定的位置，一册接一册地抄过去。她看得很慢，读着读着，她就放下手中的简册，把手扣在字迹上，望着空中发呆。那是她又遇到好书了，不舍得用力读下去，不舍得一下子就看到尽头，需要喘口气。

班婕妤觉得内心有了一点依托。不知不觉，几个月就过去了。

建始二年正月，刘骢正式下诏，封原太子妃许姬为皇后。

正是隆冬季节，天色未大亮，文武百官已身着朝服，持笏肃立在殿前广场的甬道两边了。嫔妃们也身着朝服盛装，候在前殿，依品级高低列队，班婕妤位列于嫔妃的尾端，与众人一起跪拜迎候。许姬在数位嫔妃的陪侍下，由黄门引导着升阶登台。她站在大殿的最高处，接过了玺章，系上了与皇帝相同的黄赤色绶带。然后，和刘骢一起端坐在龙椅上。

班婕妤不敢抬头细看，但她眼角余光里瞥见了皇后。许姬昂着脸，不笑，头顶的高髻上插着的金步摇微微地颤了颤，像泪滴一样稳稳地坠下来。

仪典非常严正有序，有多位专门的礼仪官在一旁指导就位。班婕妤也在蚁列的人群中，一步不敢走错。她从没有看到过那么盛大威严的场面，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人，也不曾见到过那么多绷得紧紧的脸，一簇簇地浮现。接下来，是太乐在奏祭祀乐歌《安世房中乐》，钟鼓齐鸣，宫伎齐舞。一时间，整个大殿中，直至整个天空下，都布满了繁管急弦，舞袖翩跹。

班婕妤夹在旁观的花边上，就像一颗沙砾，或一只蜉蝣，显得多余。她和每个人一样，谨慎地微笑着，嘴角以固定的弧度优美地向上挑着。笑着笑着，这笑容慢慢就硬了起来，像是不属于她的了，有了自己的生命。

好不容易等到皇后告庙完毕，队列返回宫中，椒房还要广开筵席，后宫妃嫔基本上都要去赴宴。那一顿饭，虽然奢华，却吃得漫长而寡淡，谁也没吃饱。直到晚上，大家才得以应酬完毕，纷纷散去。

班婕妤回到扶荔宫，卸妆盥洗之后，独自捧着卷《德象》读了两行，再也读不下去。班婕妤吹熄了宫灯，倒在床榻上。然而，黑夜里，她的眼睛却开始慢慢地亮起来了，心神越来越清楚。

许姬美吗？在宫里，也就寻常吧。班婕妤刚到宫中受册封时，曾拜见过许姬。她只记得这位新皇后长着一张粉白的脸，肌肤晶莹剔透，眉眼细细俏俏，眼皮还有点微微浮肿，不算漂亮，只是气质很好。班